

清代山东书院碑记的构造及文化意蕴*

徐雁平**·卢兴民***

- 一、溯源：先王之教与书院之兴
 - 二、传统：乡土之造与先贤之泽
 - 三、时事：士子之苦与创修之艰
 - 四、愿景：踵事增华与造化人文
- 结语

【中文摘要】

本文考察一百多篇清代山东书院碑记的章法结构，揭示其中存在一种类似的行文模式：作者首先标举先王之教，将书院之创建视为承接三代遗泽的盛事，其意义得以凸显；然后作者将笔触落在一地的传统上，山川如此灵秀，前贤如此卓越，后代岂能任其寥落，书院之兴即为重兴人文之举；再者描写当下之现实，士子科考辛苦，创修书院势在必行，而其创修并非易事，故后世应当不坠其业，踵事增华；最后作者表达其人文蔚起愿望。探求这种类似的行文模式的形成机制，必须再次回到碑记的突出文体特征，那就是在石碑上呈现出的铭刻性·物质性和展示性。书院碑记似乎是一种“坚固的”，期待传之后世的文字撰作，它们产生与丰富的脉络之中：在文化积累丰厚的山东，在培育人才的书院；是经过地方官员或本地文士之手形成；在方志的艺文志·学校志·政教志·营建志·文献志·古迹志中留存。每一种背景或关联举措都赋予碑记特别的文化和文学意味，在过去·现在·将来的线索中显示出文化底蕴和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教授(xuyanping2008@163.com)

***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博士(luxingmin1234@163.com)

“本地风光”.

关键词：山东书院, 碑记, 人文, 士子, 方志

【국문초록】

청대 산동서원 비문(碑文)의 구조와 문화적 함의

서안평(徐雁平)·노흥민(盧興民)*

본고에서는 백여 편에 달하는 청대 산동서원 비문의 구성 체계를 검토해봄으로써 그 가운데 존재하는 유사한 문장 양식을 도출해볼 것이다. 우선, 비문의 작자는 선왕(先王)의 가르침을 열거하면서 서원의 창건이 삼대(三代)의 유산을 전승하는 성대한 행사임을 강조한다. 그리고 작자는 필촉(筆觸)을 한 점에 두는 전통에 입각하여, ‘산천(山川)이 이처럼 영명하고, 고대 현인들이 이처럼 훌륭하니, 후손들이 어찌 이 장소를 방치할 수 있겠는가, 서원의 부흥이 바로 인문(人文)을 중흥하는 일이다’라고 말하고 있다. 또 그는 당면한 현실에 대해 묘사하면서, 사인(士人)들이 과거를 준비하는 데 노고가 많으니 반드시 서원을 창건, 수복하여 세(勢)를 회복하여야만 하는데, 이것은 결코 쉬운 작업이 아니므로 후손들이 마땅히 그 업무를 놓지 않고 더욱 발전시켜야 한다고 말한다. 마지막으로, 작자는 인문(人文) 부흥이라는 소망을 드러내고 있다. 이러한 상호 유사한 문장 양식의 형성 근거를 탐구하려면, 반드시 비문에 드러나는 문체 특징을 검토하여야만 할 것이다. 이것이 바로 비석에 드러난 각명(刻銘)의 특징이자 고유한 물질성, 표현성이라 할 수 있다. 서원의 비문은 일종의 ‘견고함’을 특징으로 가지며, 후대에 전승되길 바라는 의도가 담긴 문자 작품인 것으로 보인다. 비문은 지방 관원 또는 현지 선비들에 의해 제작되었으며, 보통 지방지의 예문지(藝文志), 학교지(學校志), 정교지(政教志), 영건지(營建志), 문헌지(文獻志), 고적지(古跡志) 속에 많이 보존되어 있다. 각 비문의 배경 혹은 이에 관련된 조치들은 모두 비문에 대하여 특별한 문화적, 문학적 의미를 부여한다. 그것은 과거, 현재, 미래의 연속선 상에서 문화적 함의와 “현지의 분위기”를 드러낸다.

* 남경대학문화원 교수·박사

清代山东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从低谷到繁荣再到消歇的过程.其在清初较为沉寂.自雍正十一年(1733)颁布上谕,令封疆大臣于各省会设立书院之后,始重新繁荣,山东各地不断有兴修书院之举.自雍正十一年(1733)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止,山东共新建书院72所.¹有清一代,山东一地新建或改建书院达150所之多.²而一旧书院之重兴,新书院之始创,所参与士人多作文记录其事,使其“勒诸贞珉,以垂久远”.书院碑记的撰写·刻石·展示以及收录于方志,这一系列举措,是保存文化记忆的“铭刻实践”(inscribing practice),其中有多重涵意.在这些书院碑记中,作者或叙兴修之大略,或纪先贤之德行,或咏乡土山川之灵秀,或述人文蔚起之期望.在不同时代的文人层累地叙述过程之中,书院碑记—这种特殊的文体,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叙述模式并不断强化.本文即以清代山东地方志中所收书院碑记为中心³,试图揭示书院记这一特定文体的构造机制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一·溯源：先王之教与书院之兴

中国古代之教育事业,肇始于三代之庠序.《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然而三代之庠序,仍然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与世卿世禄制度密切联系的教学机构,其入学者多为贵族子弟,与作为开放的聚众

1 据《雍正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山东新建书院一览表》,见李伟(2004):《山东书院史话》,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27页.

2 白新良的《明清山东书院述论》(《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一文在遍查各种山东地方志的基础上,得出了历朝山东所建书院计宋5·金2·元20·明70·清142.又据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书后所附《中国书院名录》统计,山东清代一朝共新建或改建书院154所.故以此考量,有清一代,山东一地新建或改建书院当在有150所左右.

3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共收清代山东书院碑记115篇,其多以《××书院碑记》·《××书院记》·《重修××书院记》等为题,见文后所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中所收清代山东书院碑记目录.

授徒的书院这类机构性质并不相同。然而在清代山东书院碑记之中，作者常开篇便将文笔落在三代庠序之上：

古以来道德之归，政治之本端在乎？学矣。学之规肇自虞庠而夏序，东西殷胶左右，沿之周为学，有五，其制加详，汉立三雍，晋兴两学，唐分七学，宋元设山长书院，明置府州县卫儒学。虽建学递殊，其广励群伦则无异。⁴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皆所以教育人才者也。今各郡县书院之设，有庠序之遗意焉。而人才之振兴，必借名师有以训迪而裁成之。⁵

盖尧先王之教士也，乡闾州党之间，莫不有学选其四民之秀者，而聚于庠序学校之地，以六德六行敦其本，以诗书六艺习其文。故其时深造者，能究极乎天人之理，博通乎名物之数，著为事业，发为文章，莫不彪炳史册，足以行远而传世。此《菁莪》·《棫朴》化所由兴，而大有关于人材之造就也。今天下书院之设，自省郡州县，所在多有。虽兴学选士之法不尽合于古，犹谓得其遗意焉。⁶

盖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资。三代盛时，各重庠序之设，是知人才可造，学校宜兴，诚化民成俗之首务也。⁷

在这些叙述之中，作者累言三代先王创立庠序之举，于造就人才其功甚巨：“其时深造者，能究极乎天人之理，博通乎名物之数，著为事业，发为文章，莫不彪炳史册，足以行远而传世。”后世之斯文，多赖于此，自庠序而三雍，自三雍而两学，自两学而七学，自七学而书院。在书院记作者构建出来的这一谱系之中，书院的出现便是“庠序之遗意”，三代庠序成为后世书院的不祧之祖。经此论述，在其时以古为尊，三代为尚的思潮之中，后世重兴书院之举，便成为接续先贤，

4 张万青，《重修阳丘书院记》，见《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5 杨汝绶，《济阳书院碑记》，见《民国济阳县志》卷十六。

6 盖方泌，《始建蒲台县书院记》，见《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

7 陈文英，《将陵书院碑记》，《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

化民成俗，复兴三代气象的功业。

二·传统：乡土之造与先贤之泽

《礼记·王制》篇言：“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山川形貌不仅是行政区划边界的选择，对风俗区之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故《禹贡》有九州之分，《诗经》有十五国之风。而以分野·山川论一地之人文造化，是自《汉书·地理志》以来古人认知地域差异的常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有某种迷信·附会的成分，然而在古代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尚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却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清人所撰的山东书院碑记中，多有以山川·分野论人文者：

夫临邑虽蕞尔区，星分危宿，地号漯阴。徒骇所经流，钩盘所潜润，拱神京而瞻岱岳。灵秀所钟，代有达人。兼又风俗敦庞，户口殷实，而独于士子鼓歌之所缺焉。弗讲闻者怒焉。⁸

夫究固天文武库，奎娄分野，大圣斯文在焉。高山景行，世虽远而居相近，风教亲切，宜必有瑰琦特出之英时振起于其中。顾无所待而自兴者，卒鲜。⁹

蒲邑地属简僻，而风俗淳朴，引带清济，滨临海濊，泉干土肥，川原腴美，不乏俊哲之士生乎其间。而书院未建，士林无所观摩。¹⁰

大小珠山，胶之望也。对峙州西南，峦磴竦秀，势如天阙。清淑之气通重霄而凌溟渤。州人士禀厥秀灵，自昔多硕学伟材，故称文献之邦。州有学宫而书院未设，仅存社学。¹¹

8 翟振庆，《创建犁臺书院碑记》，《道光临邑县志》卷十三。

9 鄂敏，《重修少陵书院碑记》，《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六。

10 盖方泌，《始建蒲台县书院记》，《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

11 沈廷芳，《新建珠山书院碑记》，《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

密邑襟带大河,环抱重岭,灵秀所钟。自汉唐以来,为硕儒,为名臣,豪俊奋起,代不乏人,此所谓不待文王而后兴者,岂关培植于区区一书院哉?¹²

牟平,古牟子国,地僻而民风厚,仰崑崙,俯沧海,山川所钟,毓意必有人焉。秉承家学,蔚为国华,以成一代人文之盛。¹³

在上述引文中,多次出现“灵秀所钟”、“山川所钟”、“禀厥秀灵”、“萃海岱之灵秀”等相似的语词,对当地山川之灵秀加意表彰。有此优越的自然条件,理当成为人文蔚起之区,而独使士子五肄业之所,可乎?故“无负山川之所钟”的期待遂成为后人创建书院·重兴文教行动的指向。

山东为孔孟之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历来为人才渊薮。自孔孟以下,致力经术·卓立士林者代不乏人。如战国时齐有稷下学宫兼容百家之学,汉代有郑玄·伏生·申培·辕固·董仲舒等人阐明经义,北宋有泰山学派弘扬理学,至清代则有张尔岐·孔广森·桂馥·郝懿行等人致力朴学。山东受儒家文化浸染极深,后人对先贤的学术极为景仰,在书院碑记中对山左从孔孟以至清季的学术传统不吝笔墨地进行阐述:

恩,于春秋齐西鄙地也,距鲁直数百里耳,所谓近圣人之居者非耶?夫齐鲁之俗殊矣。自孔子出,德教大行,学者争宗师之,转相传习,渐染成风,而齐俗以化近故尔也。汉兴,经秦火后,复求孔氏遗书,而齐论·鲁论并出。礼以鲁之高堂生传,书以齐之伏生传,他如韦玄成·申公·田何·何休·辕固之徒,以经术名世者,不可胜数。当是时,语文学礼乐之儒,必求之齐鲁,何其盛也!及晋既渡江,衣冠之族尽徙,而南北方之学,以是而杀。物盛必衰,世变然也。虽然,振而复之,存乎其人,亦务学焉而已矣。¹⁴

在上文这篇《近圣书院记》中,书院记作者认为恩县其地虽小,但仍“沐邹

12 陈来忠,《通德书院碑记》,《民国高密县志》卷十五。

13 博文,《重建牟平书院记》,《民国牟平县志》卷九。

14 陈学海,《近圣书院记》,《宣统重修恩县志》卷九。

鲁之遗风”。其行文突破恩县一地之视域，着眼于对齐鲁一地的学术传统的刻画，加意褒扬高堂生·伏生·申培·田何·何休·辕固等以经术名世者。然而，自晋南渡之后，这一谱系出现了断裂，山左之学，“以是而杀”。而重兴书院，奖掖士人，即为重振山左经术的途经。

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云：“一时代之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¹⁵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时代之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记所褒扬者足以代表。”如济南府知府陆耀所撰《蒿庵书院碑文》：

齐鲁自伏生·辕固而还，至东京之末，康成郑氏始为诸经笺注，号为经师。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特起，为人伦师表。越六百余年，而后有济南蒿庵张先生。先生名尔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际会兴朝。当正学昌明之日，博综载籍，笃志躬行。当时，孙钟元讲学于苏门，李中孚标宗于鳌屋，类沿明人余论，出入白沙·阳明·心斋·近溪之间。先生独守程·朱说不少变。海内君子如桐乡张考夫，太仓陆道威，各以韦布励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编仞不通，而风期合辙。隐然有以开陆清献·张清恪之先。故昆山顾宁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徕三先生相勉。…恭逢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罗遗帙，其乡人以先生所著书上当事，进册府。海岱经生益知先生为三先生以后一人。顾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讲学遗址，亦多为精舍奉祀。独先生无专祠，闻其风者引以为憾。¹⁶

张尔岐是山东济阳人，字稷若，号蒿庵，清初经学名家，其学说带有由理学向经学过渡的鲜明时代色彩。张尔岐为学辟陆王，倡程朱，其在经学上的成就首先被名震当世的大学者顾炎武发现、推重。顾炎武称赞他“独精三礼，卓然经师”，每以郑玄·孙复·石介三先生相勉。在这篇《蒿庵书院碑记》中，济南府知府陆耀承袭顾炎武之说，对张尔岐多加称赞，主张设专祠奉祀，称“独先生无专祠，闻其风者引以为憾”。在同僚的协助之下，陆耀遂因济南旧有之振英书院，“乃谋撤旧为新，更名蒿庵书院，以祀先生。而颜其堂曰‘辨

15 胡适，《书院制史略》，见《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16 陆耀，《蒿庵书院碑文》，《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志”，取先生所论著以立教也。”¹⁷由此可见，书院的创建，确为景仰前贤，发扬其功业之举，前代学人的造诣，确为后代重兴文教的动力。

在时人所撰书院记之中，除对齐鲁一地的学术大传统标举之外，亦常常将笔触落在一州一县的小传统之上。在这类行文之中，多有对前代科甲连绵·人文蔚起盛况的怀恋，如王一夔所撰《重修青岩书院记》：

泰郡地接邹鲁，诗书之泽犹存。宋有孙·石二先生筑室泰山下，教授生徒，当世大儒，如欧阳文忠公尤尊礼之，比诸孟氏昌黎。自是学者从风，如五岳之宗泰岱。故自宋迄明，登上第者踵相接。迩年以来，科名寥落，相国而后继起无人，岂非文教不行，士风颓敝之故哉？¹⁸

乾隆六年(1741)，泰安知府王一夔重修泰山脚下之青岩书院毕，撰《重修青岩书院记》以纪其事。其址为泰山学派诞生之所。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孙复和石介讲学于泰山书院，造就人才甚众，形成了泰山学派。泰山学派的出现，对北宋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人黄震评论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¹⁹王一夔在这篇书院记中，亦强调泰山学派的重要性，称“自是学者从风，如五岳之宗泰岱。”自兹之后，泰山一地登科第者“踵相接”。王一夔在文中通过对泰山学派成立及其后科甲连绵盛况的称颂，将其与当时科名寥落·后继无人的现实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因“文教不行之故”。因而，创修书院，重振士风，便成为当下的亟须之举。

在其他书院碑记中，亦多此标举前型·今昔对比的行文模式：

兹州虽僻处海隅，然山川炳灵，考之史册，如庸谭·公沙穆·蒋钦绪诸公以经

17 陆耀，《蒿庵书院碑文》，《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18 王一夔，《重修青岩书院记》，《乾隆泰安府志》卷二十六。

19 黄宗羲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

术勋业著者，代不乏贤，典型可即，安在今人之不古若哉？²⁰

冠在金元时为搢绅往来之冲，名辈如元遗山·杨紫阳尝流寓于此，讲学者日益众。明万历间聚奎书院立，掇巍科者项背相望，代称极盛焉。我朝稽古右文，造士之隆远迈前代。顾二百年来，冠仅十七人举于乡，登甲科者一。溯其由则书院之废已久百余年。²¹

尝考东莱于汉时为东莱·北海诸郡，国人尚经术，费长翁直·庸生谭·房子元凤先后辈出，专门名家。迨孔文举相北海，推隆儒术，角立帜起。复值康成先生出关中，归高密，假田东莱，教授于兹。当时，学徒云屯，著作林立。寒同大泽青山渤海间，英雄豪杰之士多以郑氏为宗，诗书易礼春秋左穀讖纬百家之说燦然大备，咸有家法。距今千数百年，近文章砥砺，廉隅风烈，犹可想见。而乃瞢瞢冥冥，若灭若没，不一遇而问焉。是真知海之大而不知其源于河，数典而忘厥祖，非所以崇先哲教后贤也。且夫废则扫而更之，怠则张而树之，社稷之役也。有美不彰，为一切守土者所羞称也。²²

东平在昔为天平郡地，当齐鲁之交，灵秀所钟，英贤辈出。即以科目论，如雍熙梁氏父子，接踵大魁，至今世俗竞为美谈。况继此之勋名，道德节义，炳炳麟麟，辉映志乘，实足为二东冠冕。乃书院听其敝而不举，非守土者之责欤。²³

在此类的叙述当中，前代都被描述为一个“文献之邦”的形象，而拯后世人文于疲敝之中，便是一地牧民者之责。

一地人文风气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两方面的影响。作者在书院碑记的叙述中，对山左自然与历史两方面充分地演绎和表彰，地利与人和皆备，可谓“萃海岱之灵秀，沐邹鲁之遗风”，在这种语境之下，创建书院·造化人才便成为后人责无旁贷的事业。

20 沈廷芳，《新建珠山书院碑记》，《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

21 赵锡书，《创建清泉书屋纪事》，《道光冠县志》卷九。

22 洪肇楸，《改建通德书院记》，《乾隆掖县志》卷六。

23 普尔泰，《创立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东平州志》卷十九。

三·时事：士子之苦与创修之艰

清代书院的创建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官方成为推动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据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的统计，在清代创建的3878所书院中，有2200所为官办书院，其比例约为57%。²⁴清代的山东书院，亦多为地方官所主持创建，他们大多数是科场竞争的优胜者，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以后，往往重视修复和创建书院。在这些地方官所撰书院碑记中，他们备陈士子求学之艰辛：

及余来牧是邦，岁科两试见诸生应试者，英俊固不乏人，而群萃于州署，舍小人多，已形狭隘。兼以器具均需自备，倘逢风雨，坐作不安，甚非所以培养人才，体恤士子之意也。²⁵

况将陵民风朴实，人文振兴，其间腾骧云路者，代不乏人。迺来梓鼎甲，播之士林，传之遐迩，而县城并无考棚，只于县署之西旷搭盖席篷扁试。一遇风雨，即须放场，且诸童背椅负桌，往来劳攘，余实悯焉。屡有创建书院考棚并用之心，惟工巨费大，非众力不能胜。²⁶

又五年庚寅，余承乏兹邑。甫下车，值科试，苦无广厦以栖多士，权于县志重檐前搭盖席棚，日炙雨淋，肩摩肘戛，心窃悯之。夫以篇翰云委之地，文笔涌之场，而顾拳曲其肢体，烦挠其心神，是令鳏嫠者流不得驰骋见闻发蕴藏也，于是建书院之议以决。²⁷

既而与邑父老子弟修士相见礼，佥谓科岁乡试多至千数百人，而试无定所，不得已于衙斋前搭席棚而扁试之，几案皆自备。运夏虑暑雨，东阻风雪，士子风檐寸晷之苦，不堪言状，予心悯焉。²⁸

是冬岁考，在大堂前后打盖席棚，各童负棹橈入，风雪不蔽，呵冻成篇复曳出，更为之愀然，因与绅耆议及重建书院，兼作考棚，咸额手称善。²⁹

24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414页。

25 博文，《重建牟平书院记》，《民国牟平县志》卷九。

26 陈文英，《将陵书院碑记》，《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

27 李铨，《重建锦秋书院记》，《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四。

28 吴树声，《创建北海书院记》，《民国寿光县志》卷四。

29 陈来忠，《通德书院碑记》，《民国高密县志》卷十五。

为开展考课为主的教学活动,清代不少书院建有供考试用的考棚号舍,既为书院课考之用,又能为童生试提供考试的场所.在上述书院碑记中,作者往往叙其为官任上视学之经历.士子们科考之时,往往局促于一席棚之中,人多舍小,为应试常须背椅负桌而往,“日炙雨淋,肩摩肘戛”.地方官睹士子应试之苦,生怜悯之心,遂兴书院以无负“培养人才,体恤士子之意也”.而科举及第不仅是千万士人终身所追逐的目标,也是衡量一个地方人文水平的主要指标.故重兴书院,不仅是从科场走出的地方官们的出于同情之举,也是他们表彰政绩的需要.

然一书院之创建,并非易事.书院的创建和发展需要大量的经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书院的创办费用;二是书院山长的束修及生员的廪膳;三是生员的考试费用;四是书院的教学及修理等费用.一书院若要基业长青,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经费与力量.清代山东书院的经费来源可谓多种多样,总的看来有朝廷及地方政府拨款·官民的私人捐助以及士绅合力捐助等形式.许多书院的修建费用超出官员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官民合资自然成为最普遍的兴学形式.如宁津县临津书院之创建:

光绪元年,李公秉衡来尹斯土,始筹租地三十余亩为书院计.邑人庞公际云复捐千金为倡.未几,李公迁擢去.继任张公瑛又接劝捐,阖邑京钱九千七百余缗.未几,亦解任去.继任邱公浚恪,乃更陆续劝捐兼入罚醵,遂卜基揆日,于八年五月开工.未几,又去.继任查公宗仁下车后,见工用未敷,特自捐廉百金为助,邑董复解囊赞成.乃于九年八月告竣,共计用京钱一万四千有奇.又存银千四百两,京钱五千贯,发质库生息.取其赢羨为延聘院长及诸生膏火之资,又储其地租所入作岁修之费.³⁰

这种方式一般为地方官员捐献若干俸禄作为倡导,带动乡绅百姓一起捐款兴学.然而山东地处黄河泛滥之区,加之位于交通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

30 吴浚源,《临津书院记》,《光绪宁津县志》卷四.

故而经常遇到水灾·饥荒·战乱等灾祸。如此使书院经费筹措不易，书院创修与发展也极为困难：

尚志之作，犹斯意也。堂成于同治六年，维时发逆初平，捻逆未靖，公（丁葆桢）择地建堂，为宿儒息游之所。而捻逆旋就荡平，则釜底抽薪功之大也。³¹

方书院之创立也，聚一邑之士相与切磋，砥砺于其中，繇是储才而育德，甚盛事也。迨一敝于河积，百数十年不能振。幸而复矣，未数年又为河所蔽。呜呼！其兴也何难而废也何易欤。³²

筹措经费不易，加之常遇水灾·战乱·饥荒等状况，故一书院之创修，多费较长时间方能成其举。然而，清代的地方官大体是三年一任，三年任满即调离。故经常出现一守土者方倡其事，即迁擢而去，书院之修遂中辍的情况。故书院之兴，常常历数任地方官才能成其事。如通过淄川殷阳书院之例可见一书院创兴之艰难：

康熙三十一年，邑令应山周公统始捐资创建，仅有讲堂三楹及东西舍各三个。周去后五十余年，又复颓废。乾隆十四年，邑令薛公廷栋大振兴之，然膏火无备，不足以聚生徒。至二十二年，陈公汝聪甫下车，即捐俸为一邑倡，鸠工庀材，增东西舍为十四个，书学规悬之讲堂。或亲自校艺，始延师，设措修脯膏火之资，力至勤也，然而犹苦不足。嗣后杨公成龙·张公为雍相继经营，又得王君廷楠·孙君文盛·高君綢绪·翟君建钺首事赞勸，而肄业尚未有定额也。二十九年赵公王槐又捐俸三百，绅士孙孝廉等复捐金有差，而后修脯方能从厚且定。肄业正课十有一人，附课八人，其作育培养者为倍深也。堂舍门序丹雘，涂墍一新。夫书院之成也，如是之难，而诸君子之为生徒计良厚。³³

殷阳书院之立，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然而其斋舍未备，五十几年后

31 《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

32 褚璿，《重修漆阳书院记》，《民国东明县新志》卷十二。

33 盛百二，《殷阳书院记》，《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七。

即倾颓。乾隆十四年(1749), 邑令薛廷栋始有重修之意。然由于经费不足, 至二十九年(1764), 经数任邑令经营之后, 书院方规模粗备。故盛百二在书院记有言: “夫书院之成也, 如是之难。”

四·愿景: 踵事增华与造化人文

书院创建既如此艰辛, 故在书院记的结尾, 作者多希望后之继任者能够不坠其业, 踵其事而增其华:

夫至将来长守旧规, 俾无废坠, 更能筹有经费, 以备岁修及束脯膏火之资, 是尤予所厚期, 而亦邑人士之志也。夫修明教化, 佐国家培养人才, 固守土责也。予今创其始, 安知继予而来者其鼓舞振兴之意不更胜于予乎? 则庶乎此地之常新矣。³⁴

夫有举无废者, 始事之心也; 踵事日增者, 后贤之任也。余不敢必斯举之果可行远而传后也, 惟愿官斯土者, 鉴区区创立之若心, 相期勿坠焉。是则余之幸, 亦齐鲁诸生之幸也。³⁵

尽管清代大多数书院都重视开展科举教学, 并替代官学成为主要的科举教育机构, 但书院并不是简单地适应科举制度, 成为单纯的科举训练机构。在山东书院碑记中, 作者多主张书院应不徒为举业而设, 而是期望通过经术之传授, 使生徒的道德和学问都能显著提高:

自今以往, 诸生潜其心于道德, 肆其力于文章, 出则掇巍科为名宦, 处则兴仁讲让, 型方训俗, 相与濡染, 变化于无穷。是邑之幸也, 余之所厚望也。³⁶

34 吴树声,《创建北海书院记》,《民国寿光县志》卷四。

35 铁保,《新建济南书院记》,《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36 陈佐平,《重兴白麟书院月课膏火碑记》,《民国德平县志》卷十二。

冀与诸生讲明先生之所以为人，与其治经，而弗徒以功利词章靡费岁月，庶几彬彬乎与省会旧有之泮源书院比盛。³⁷

但愿各贤绅认真经理，撙节度支，慎延讲席。从此英才蔚起，群相砥砺。于以崇实学而励真儒，将来道足匡时，才堪济世，不仅仅以词章文艺见长，用副圣天子作人之雅化。是则余之意也。³⁸

尚望合邑有志之士，景仰前型，顾名思义，文章性道，交相砥砺，硕儒名臣，应运而生。进则襄赞谟猷，退则熏陶乡里，维持国事人心于不敝，以仰副圣朝设立书院作养人才之至意，且以慰官绅义举之苦心。是则余之志也。³⁹

在上述引文中，作者多主张书院不应只为讲授八股之所，而应当“文章性道，交相砥砺”。认为诸生应当道德与文章二者并举，“潜其心于道德，肆其力于文章”，而“弗徒以功利词章靡费岁月”。与官学体系中片面追求科举的府州县学相比，书院之着眼似更为高远。

作者在上文中极力标举书院道德教育，亦是因为书院为作育人才之区，对一地之人文风教有重要作用。在书院肄业之士子，虽有成功博取科名，为官四方者，然而鉴于当时科举考试的录取比率，士子之中的多数必将会困居场屋，终身未仕。虽然如此，作者也希望这些士子能够涵养学识，造化一方之人文：

惟诸生讲其德行，习其文艺，优游乎仁义之途，直追古人而从之。其遇也，鼓吹休明，备国家任使之用；其未遇者，亦敦诗说礼，使乡党之中皆熏其德而善良焉。是则予所以兴学而亦即戴君立学之意也。⁴⁰

惟望诸生童砥砺廉隅，涵养学识，蒸蒸以家修之业，为廷献之资。入则为善

37 陆耀，《蒿庵书院碑文》，《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38 宫耀月，《会仙书院记》，《民国齐东县志》卷六。

39 陈来忠，《通德书院碑记》，《民国高密县志》卷十五。

40 张万青，《重修阳丘书院记》，《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士，为大儒；出则为名相，为纯臣，以无负前贤创建之意，是则诸生之所当勉而余与诸君子之所厚望也。⁴¹

结语

考察一百多篇清代山东书院碑记的章法结构，其中明显存在一种类似的行文模式：作者首先标举先王之教，将书院之创建视为承接三代遗泽的盛事，其意义得以凸显；然后作者将笔触落在一地的传统上，山川如此灵秀，前贤如此卓越，后代岂能任其寥落，书院之兴即为重兴人文之举；再者描写当下之现实，士子科考辛苦，创修书院势在必行，而其创修并非易事，故后世应当不坠其业，踵事增华；最后作者表达其人文蔚起愿望。

探求这种类似的行文模式的形成机制，必须再次回到碑记的突出文体特征，那就是在石碑上呈现出的铭刻性、物质性和展示性。书院碑记似乎是一种“坚固的”、期待传之后世的文字撰作，它们产生与丰富的脉络之中：在文化积累丰厚的山东，在培育人才的书院；是经过地方官员或本地文士之手形成；在方志的艺文志、学校志、政教志、营建志、文献志、古迹志中留存。每一种背景或关联举措都赋予碑记特别的文化和文学意味，在过去、现在、将来的线索中显示出文化底蕴和“本地风光”。从清代书院碑记的撰作和收录来看，古代众多文类或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或文学，而是包涵诸如礼仪、教化、交往等在内的文化功能。文学研究，要看所写、如何写，也要看何时、何地写，为谁写，写在何物之上，或者留存何物之中。

41 孙善述，《乐育书院碑记》，《民国冠县志》卷九。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中所收清代山东书院碑记目录

- 1·《蒿庵书院碑文》，济南府知府陆耀吴江，《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艺文二，第3册，第385页。
- 2·《新建济南书院记》，巡抚铁保治亭，《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艺文二，第3册，第393页。
- 3·《重修阳丘书院记》，章丘邑令张万青分水，《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艺文二，第3册，第412页。
- 4·《般阳书院记》，国朝淄川知县盛百二秀水，《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七艺文三第3册，第426页。
- 5·《重修白雪书院记略》，张贞，《乾隆历城县志》卷十二建置考三学校，第4册，第230页。
- 6·《重修泮源书院并增诸生课额记》，托浑布，《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建置考三学校，第5册第214页。
- 7·《张鹏升记》，《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建置考三学校，第5册，第218页。
- 8·《新建尚志堂记》，光绪四年巡抚丁宝桢，《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建置考三学校，第5册，第219页。
- 9·《尚志堂记》，邹钟，《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十五建置考三学校，第5册，第220页。
- 10·《特建般阳书院记》，周统邑令，《宣统三修淄川县志》卷七艺文志，第6册，第370页。
- 11·《劝捐范泉书院经费记》，道光二十三年任博山何家驹庐江，《民国重修博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第7册，第483页。
- 12·《范泉书院碑记》，儒学训导张榜，《民国重修博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第7册，第484页。
- 13·《重修(敬业)书院碑记》，钟大受，《民国德平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册，第446页。
- 14·《新建白麟书院碑记》，邑令德稜额笛舟，《民国德平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册，第446页。
- 15·《重兴白麟书院月课膏火碑记》，邑令陈佐平昇辅，《民国德平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册，第449页。
- 16·《济阳书院碑记》，邑令杨汝绲，《民国济阳县志》卷十六艺文志，第14册，第

447页.

- 17·《犁邱书院记》，邑令桐乡沈淮，《道光临邑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第15册，第230页.
- 18·《创建犁臺书院碑记》，临邑县教谕翟振庆，《道光临邑县志》卷十三金石志，第15册，第273页.
- 19·《创建麦邱书院碑记》，邑令董锡龄鹤亭孟县，《民国商河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第17册，第444页.
- 20·《近圣书院记》，知县陈学海，《宣统重修恩县志》卷九艺文志，第18册，第188页.
- 21·《重修弦歌书院碑记》，龚璁，《道光武城县志续编》卷十四艺文志，第18册，第479页.
- 22·《捐修书院碑记》，潘克溥，《民国夏津县志续编》卷九艺文志，第19册，第504页.
- 23·《大同书院碑记》，道光十三年教谕马秀儒，《民国夏津县志续编》卷九艺文志，第19册，第504页.
- 24·《临津书院记》，邑人吴浚源，《光绪宁津县志》卷四学校志，第20册，第93页.
- 25·《增修敬业书院记》，董承勋，《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艺文志，第22册，第101页.
- 26·《始建蒲台县书院记》，盖方泌，《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艺文志，第22册，第114页.
- 27·《三台书院善后记略》，袁溥，《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艺文志，第22册，第117页.
- 28·《将陵书院碑记》，陈文英，《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艺文志，第22册，第117页.
- 29·《将陵书院碑记》，咸丰三年，邑庠生李伦园，《光绪霑化县志》卷十五艺文志，第25册，第180页.
- 30·《锦秋书院记》，邑人贾昉，《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四庙学志，第27册，第82页.
- 31·《重建锦秋书院记》，知县李铨，《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四庙学志，第27册，第83页.
- 32·《道光新城书院记碑》，邑人张宗光文撰，《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二十三金石志，第28册，第256页.
- 33·《崧青书院记》，王传颢，《民国青城续修县志》卷四艺文志，第29册，第555页.

- 34·《会仙书院记》，宫耀月，《民国齐东县志》卷六艺文志，第30册，第576页。
- 35·《宏远书院记》，陶锦，《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一学校志，第33册，第240页。
- 36·《创建北海书院记》，县令吴树声，《民国寿光县志》卷四营建志，第34册，第117页。
- 37·《创立同文书院记》，县令王椿，《民国寿光县志》卷四营建志，第34册，第119页。
- 38·《莒陵书院记》，魏礼焯，《嘉庆昌乐县志》卷十一艺文考，第35册，第73页。
- 39·《重修(莒陵)书院增建考棚碑记》，县令傅履恒，《民国昌乐县续志》卷十六艺文志，第35册，第327页。
- 40·《续修莒陵书院碑记》，县令黄咸宝，《民国昌乐县续志》卷十六艺文志，第35册，第328页。
- 41·《新建珠山书院碑记》，沈廷芳，《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金石考，第39册，第378页。
- 42·《新建胶西书院碑文》，薛宁廷，《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金石考，第39册，第379页。
- 43·《重修胶西书院碑记》，爱星阿，《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金石考，第39册，第381页。
- 44·《重修胶西珠山两书院碑文》，胶州知州丹徒戴纪，《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金石考，第39册，第383页。
- 45·《重修胶西书院碑文》，知胶州事桐城张同声，《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金石考，第39册，第385页。
- 46·《新修凤鸣书院碑记》，徐河清代吕令，《光绪昌邑县续志》卷八艺文志，第39册，第643页。
- 47·《重修潍阳书院记》，高守训，《民国潍县志稿》卷八营缮志，第40册，第305页。
- 48·《通德书院碑记》，县令陈来忠，《民国高密县志》卷十五艺文志，第41册，第588页。
- 49·《北海书院造士记》，冯文价，《乾隆莱州府志》卷十三艺文志，第44册，第323页。
- 50·《清泉书屋记》，按察使李文耕，《道光冠县志》卷九艺文志，第45册，第122页。
- 51·《创建清泉书屋纪事》，赵锡书邑人，《道光冠县志》卷九艺文志，第45册，第122页。
- 52·《改建通德书院记》，洪肇楸，《乾隆掖县志》卷六艺文志，第46册，第192页。
- 53·《修东莱书院记》，国朝张永祺，《乾隆掖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6册，第205页。

- 54·《海山书院记》，丁蕙，《乾隆掖县志》卷七艺文志，第46册，第210页。
- 55·《修劳山书院记》，邑令林溥甘泉进士，《同治即墨县志》卷十艺文志，第47册，第225页。
- 56·《增修瀛洲书院碑记》，惠吉，《道光重修蓬莱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第50册，第241页。
- 57·《重修瀛洲书院记》，贾瑚，《光绪蓬莱县续志》卷十二艺文志，第50册，第495页。
- 58·《新建宾阳书院碑文志》，福山县知县李经邦，《民国福山县志稿》卷六艺文志，第52册，第217页。
- 59·《重建牟平书院记》，知州博文沈阳人，《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文献志，第55册，第384页。
- 60·《新建成山书院碑》，邑侯张畬，《道光荣成县志》卷九艺文志，第56册，第557页。
- 61·《移建东山书院记》，衍圣公孔传铎，《光绪费县志》卷六学校，第57册，第181页。
- 62·《奎峰书院碑记》，知县陈懋，《光绪日照县志》卷十艺文志，第58册，第489页。
- 63·《建兴一贯书院碑记》，邑人王恒，《乾隆郯城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第59册，第129页。
- 64·《增修泰山书院记》，赵国麟，《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四政教志，第64册，第383页。
- 65·《重修泰山书院记》，邑令程志隆，《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四政教志，第64册，第384页。
- 66·《重修同川先生书院记》，邑令随大经，《光绪肥城县志》卷二古迹志，第65册，第40页。
- 67·《同川书院碑记》，知府沈琨，《光绪肥城县志》卷二古迹志，第65册，第41页。
- 68·《青云书院碑记》，胡叙宁，《乾隆新泰县志》卷十八艺文志，第66册第443页。
- 69·《书院废兴记》，牛士瞻，《乾隆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志，第66册，第466页。
- 70·《重修汶源书院记》，清莱芜县知县纪淦，《民国莱芜县志》卷十二学校志，第67册，第77页。
- 71·《重修汶源书院记》，潘绍烈，《民国莱芜县志》卷十二学校志，第67册，第78页。
- 72·《创立龙山书院碑记》，知州普尔泰，《光绪东平州志》卷十九艺文志，第70册，第511页。

- 73·《重修少陵书院碑记》，鄂敏，《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六艺文志，第71册，第561页。
- 74·《重修东鲁书院碑记》，孙灏，《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六艺文志，第71册，第561页。
- 75·《尼山创建书院记》，《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艺文志，第71册，第572页。
- 76·《重修近圣书院碑记》，林之琦，《光绪邹县续志》卷十一艺文志，第72册，第607页。
- 77·《创建昌平书院碑记》，衍圣公孔庆镕，《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四政教志，第74册，第108页。
- 78·《泗源书院碑记》，蔡鹏吴江县候选教谕，《光绪泗水县志》卷十五艺文志，第74册，第460页。
- 79·《讲德书院碑记》，王天眷，《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学校志，第76册，第232页。
- 80·《任城书院记》，《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学校志，第76册，第232页。
- 81·《任城书院记》，蓝应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学校志，第76册，第233页。
- 82·《池楼书院始末记》，州人李继瑄，《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七学校志，第77册，第343页。
- 83·《创建湖陵书院碑记》，《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七学校志，第77册，第343页。
- 84·《湖陵书院记》，刘镜，《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二十艺文志，第77册，第591页。
- 85·《重华书院重修记》，乾隆四十八年谢肇洞文泉，《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十七艺文志，第78册，第511页。
- 86·《马公书院记》，刘芳声，《光绪鱼台县志》卷四艺文志，第79册，第186页。
- 87·《重修宗圣书院记》，松龄，《光绪嘉祥县志》卷四艺文志，第79册，第353页。
- 88·《鸣琴书院记》，道光三年单县教谕举人鱼台人马邦玉荆石，《民国单县志》卷十八艺文志，第81册，第504页。
- 89·《忠义书院记》，云南人李锡龄小斋，《民国单县志》卷十八艺文志，第81册，第510页。
- 90·《重整鸣琴书院记》，咸丰五年单县教谕举人夏在廷，《民国单县志》卷十八艺文志，第81册，第512页。
- 91·《重修鸣琴书院并添建考棚记》，光绪八年单县知县蒲圻人毕炳炎子群，《民国单县志》卷十九艺文志，第81册，第515页。
- 92·《重修鸣琴书院并添设考棚记》，光绪八年知单县事拔贡钟祥人黄毓奎，《民国

- 单县志》卷十九艺文志,第81册,第516页.
- 93·《鸣琴书院碑》,翰林院侍讲江南嘉定人孙致弥恺士松坪,《民国单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第81册,第579页.
- 94·《启文书院记》,乾隆五十年胡德琳,《宣统聊城县志》卷十艺文志,第82册,第207页.
- 95·《建修摄西书院记》,光绪十九年杨毓春,《宣统聊城县志》卷十艺文志,第82册,第213页.
- 96·《改建麟州书院碑记》,毕炳炎,《民国续修巨野县志》卷七艺文志,第83册,第658页.
- 97·《改建麟州书院暨创建考棚碑记》,崔凌霄,《民国续修巨野县志》卷七艺文志,第83册,第659页.
- 98·《洹澜书院碑文》,孝廉方正张谦宗吕,《民国定陶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5册,第510页.
- 99·《创建汜阳书院碑记》,知县李樾果亭滇南,《民国定陶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5册,第513页.
- 100·《漆阳书院记》,华濬,《民国东明县新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6册,第286页.
- 101·《重修漆阳书院记》,知县褚璫江夏举人,《民国东明县新志》卷十二艺文志,第86册,第289页.
- 102·《重修仰山书院碑记》,李维诚,《光绪博平县志》卷九艺文志,第86册,第603页.
- 103·《玉山书院碑记》(节选),知州周钟瑄,《光绪高唐州志》卷三学校志,第88册,第365页.
- 104·《新修清阳书院记》(节录),教谕周冠玉,《民国清平县志》第九册艺文篇,第89册,第470页.
- 105·《重修文庙及清阳书院记》(节录),知县李铨,《民国清平县志》第九册艺文篇,第89册,第470页.
- 106·《创建乐育书院碑文》,《民国冠县志》卷九艺文志,第91册,第357页.
- 107·《乐育书院碑记》,清知县孙善述清镇人,《民国冠县志》卷九艺文志,第91册,第357页.
- 108·《增修乐育书院碑记》,清知县韩光鼎钱塘人,《民国冠县志》卷九艺文志,第91册,第358页.
- 109·《谷山书院碑记》,光绪六年庚辰邑教谕孙垣霭,《光绪阳谷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第93册,第308页.

- 110·《创修(寿良)书院碑记》，道光五年高安萧梦兰湘浦，《光绪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第93册，第487页。
- 111·《重建(寿良)书院增修考棚房舍碑记》，光绪十五年高连升，《光绪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第93册，第487页。
- 112·《重兴寿良书院记》，光绪二十年黄陂李国恺典岑，《光绪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第93册，第488页。
- 113·《重建安平书院碑记》，韩城高炘，《光绪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第93册，第496页。
- 114·《创建先觉书院记》，康熙五十五年知县刘萧，《光绪莘县志》卷八艺文志，第95册，第578页。
- 115·《移置先觉书院记》，同治八年陈代卿，《光绪莘县志》卷八艺文志，第95册，第579页。

【參考文獻】

据《雍正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山东新建书院一览表》，见李伟(2004)，《山东书院史话》，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第27页。

白新良的《明清山东书院述论》(《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一文在遍查各种山东地方志的基础上，得出了历朝山东所建书院计宋5·金2·元20·明70·清142。又据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书后所附《中国书院名录》统计，山东清代一朝共新建或改建书院154所。故以此考量，有清一代，山东一地新建或改建书院当在有150所左右。

张万青，《重修阳丘书院记》，见《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杨汝绶，《济阳书院碑记》，见《民国济阳县志》卷十六。

盖方泌，《始建蒲台县书院记》，见《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

陈文英，《将陵书院碑记》，《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三。

陈来忠，《通德书院碑记》，《民国高密县志》卷十五。

陈学海，《近圣书院记》，《宣统重修恩县志》卷九。

翟振庆，《创建犁臺书院碑记》，《道光临邑县志》卷十三。

鄂敏，《重修少陵书院碑记》，《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六。

沈廷芳，《新建珠山书院碑记》，《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九。

博文，《重建牟平书院记》，《民国牟平县志》卷九。

胡适，《书院制史略》，见《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陆耀，《蒿庵书院碑文》，《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王一夔，《重修青岩书院记》，《乾隆泰安府志》卷二十六。

黄宗羲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页。

赵锡书，《创建清泉书屋纪事》，《道光冠县志》卷九。

洪肇楸，《改建通德书院记》，《乾隆掖县志》卷六。

普尔泰，《创立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东平州志》卷十九。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414页。

李铨，《重建锦秋书院记》，《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四。

吴树声，《创建北海书院记》，《民国寿光县志》卷四。

吴浚源，《临津书院记》，《光绪宁津县志》卷四。

褚璫,《重修漆阳书院记》,《民国东明县新志》卷十二.

盛百二,《殷阳书院记》,《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七.

铁保,《新建济南书院记》,《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陈佐平,《重兴白麟书院月课膏火碑记》,《民国德平县志》卷十二.

陆耀,《蒿庵书院碑文》,《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宫耀月,《会仙书院记》,《民国齐东县志》卷六.

张万青,《重修阳丘书院记》,《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六.

孙善述,《乐育书院碑记》,《民国冠县志》卷九.

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handong Academy
in the Qing Dynasty

Seo An Peung•Noh Heung Mi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more than 100 inscriptions on Shandong Academy in Qing Dynasty, and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similar writing pattern among them: the author first cites the teachings of the former kings, and reg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y as a grand event to inherit the legacy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is highlighted ; Then the author puts his brushwork on the tradition of a place,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so beautiful, the predecessors are so outstanding, how ca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be left alone, the rise of the academy is an act of reviving the humanities; Hard work, it is imperative to create an academy, but its creation is not easy, so future generations should not fall into their careers, and follow things to increase ; Finally,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desi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is similar writing mode, we must return to the outstanding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stele, that is, the inscription, materiality and display presented on the stele. It seems to be a kind of "solid"•Writing writings that are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of.

expected to be handed down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y are produced in a rich context : In Shandong, which has rich cultural accumulation, it is an academy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it was formed through the hands of local officials or local scribes; it is preserved in local chronicles such as art and literature records, school records,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records, construction records, document records and historical site records. Each of them The background or related measures endow the inscription with speci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meaning, show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local scenery" in the clue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ey word : Shandong Academy, Inscriptions, Humanities, Scholars, Local Chronicles

논문 투고일: 2022. 10. 15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22